

张笑天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张笑天文集

长篇小说卷（九）

情感世家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笑天文集. 长篇小说卷. 9/张笑天著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2.9

ISBN 7-206-04058-6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笑天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699 号

张笑天文集(1—20 卷)

著 者	张笑天	封面设计	尹怀远	为 民
责任编辑	包兰英	责任校对	陆 雨	

出 版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0431—5649710
	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	
发 行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	
制 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	0431—5637018
印 刷 者	长春新华印刷厂	
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	印 张	435.75
版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11320 千字	印 数	1—3 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4058-6/I·239		
定 价	1380.00 元		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自序

我喜欢喝茶，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，上面有这样的说法，说人生有如饮茶，第一杯是青春，甘甜；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，苦味甚浓；喝到最后人也老了，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。

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，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，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。但不管怎样，甜果也好，涩果也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，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。

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，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，尽管它有五百多部（集）、几百万字。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。何以如此？我一向以为，影视作品一旦问世，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，它早已荟萃了导演、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，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。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，那才是你所专有，打不上别的标签，不论其优与劣、好与坏，你都得认账，你尽可以敝帚自珍，与别人无涉，苦乐甘甜自得其乐。

人都是要做梦的，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。梦既是荒诞诡谲的，也是飘忽不定的，聚则成形，散则化为乌有，有的时候梦也

能尘埃落定，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。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，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。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“谈文色变”的地步时，我结识了李守田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语文教员。此公有才华，文学功底厚，不过有点桀骜不驯，我曾在板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，才气四溢，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，迄今犹记得有“常慰谪仙居隔壁”之句，他立即回了一首，有“愿同黄宇学敲钟”之语，诗文往来，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，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

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，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白山曲》几乎断送了我，“一本书主义”、“白专道路”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，他劝我不要气馁，不要指望一鸣惊人，文学既然是爱好，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。这话打动了，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世事浮沉，春光易老，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，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。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种瓜记》，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《雁鸣湖畔》，今天看来，也许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当时，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，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。

歌德曾经说过，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，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。我需要做的事，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。他说得多中肯啊！多少年来，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，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，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他们才是我的一切。有人说，真正有素养、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，常常有如含羞

草。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。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，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，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

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。我一向宣称，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，尽我的能力就是了，我做不到天马行空。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，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。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，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。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，而是坎坷的经历，甚至包括灾难。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并非幸事。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，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、挫折、彷徨、迷惘、欢乐、成功，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，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。

但人生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，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。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篇篇，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。肖伯纳曾经说过，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，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，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。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，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。综观历史，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，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？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，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，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，这就够了。

我从事创作以来，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，有笑脸、鲜花、掌声和奖杯，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视之为平常事。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：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宠辱不惊。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，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

一生的诚勉。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，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，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，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。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，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，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，这很可悲。

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。我写了不少作品，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，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，也不存非分之想。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，后来逐渐成瘾，欲罢不能。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，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，那么，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去寻找你的乐趣，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计较它做什么？我常常去工厂、农村、学校，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，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，我很满足。我为他们而写作，为他们而活着，值得。历史、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！

《老子》曰：“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不知你观察过没有，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，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，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。那你还争什么？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，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，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，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，他会作何感想？

这套文集共 20 卷，凡 1 200 万言。如果没有杨海泉、荀凤栖、蓝军、周殿富、胡维革、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，是不可能问世的。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，借此机会一并致谢。

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，这当然是一番美意，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。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，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，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！

写完了上面的文字，又觉淡泊无味，不知所云，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。读者想吃瓜，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，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。

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。

张笑天

2002 年 6 月 18 日于长春

第1章

“洋妞儿”的出现是福是祸？“老八路”和
潮孙女儿能否冰炭同炉？

—

秋天的上海依然燥热难挡，一阵骤雨过后，空气中水分饱和，又闷又潮，抓一把空气都像能拧出水来。

上海火车站里里外外都是人，这个东方特大城市永远是这样，是急匆匆的人的海洋，仿佛这里是人的展览窗口，忧郁的、兴高采烈的、饱经风霜的、踌躇满志的、失意的、得志的、悲伤的、快乐的、痛不欲生的、平步青云的……你可以毫不费劲儿地从这个窗口看到各种各样的面孔。

在今天的旅客人流中，引人注意的是一对儿轻松潇洒的青年男女，他们正从容地步上滚梯。他们没有行李，只有小手提包，不像旅行者。男青年穿西装，文雅得体，叫项经。女青年是他的女友叫张航，文静而漂亮，一望便知是很有修养的人。张航穿着很流行的服装，上衣袖口过长，搭到手背，下穿水磨

蓝的苹果牌牛仔裤，身后背着一个紧口马桶包，只是没穿那种几寸高厚底的“松糕”鞋。

张航挽着项经步出滚梯，看了看车次预告电子牌，对项经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没想到这么快，MAP公司就拍板要你了。”

项经说：“他们捡了个便宜，日后偷着乐吧！他们捡到手的也许是又一个‘爱因斯坦’！”

张航拍了他一下：“你就自个儿吹吧！”说着两个人都笑起来。

他们说的MAP公司，是一家法国人控股的国际电脑公司。老板有与比尔·盖茨的微软公司一争高下的雄心，所以时下特别关心美国对微软公司的起诉，甚至不止希望它被解体一分为二、一分为三，不，碎尸万段才好呢！这是即将履新的项经对他的未来洋老板的心理测评结论。

应当承认，MAP公司是中国大陆万人瞩目的外资企业，它在10年前登陆渤海湾的大连市以来，名气一天比一天大，许多揣着硕士、博士证书的莘莘学子们都想跻身到这家红红火火的外企上班，不单是一个月5000元工薪的诱惑，更看重的是那里的人文环境和利于发展的空间，所以项经和张航在北京大学拿到计算机硕士证书后，便把大连的MAP公司当成了首选。但他们没抱太大的希望，有人传说，MAP公司录用人，挑剔得令人发怵，项经面试时几乎与主考官弄僵。但没想到，MAP公司看中了他。一接到通知，与女友张航来沪探亲的项经便一刻也待不住了，连变化得令人炫目的浦东都没来得及仔细看看，就瞒着张航买好了北上的火车票，造成既成事实，让张航想拦也拦不住。

张航说：“你这人太小心眼儿，不怕因小失大吗？”项经知道她说的“因小失大”是什么意思，未来的岳母会因为他的不恭而拒绝嫁女！他才不怕呢，那个因脑血栓而行动不便的老太太

十分和善，不属于“事儿妈”一类的人。

倒是项经劝张航留下来多陪老太太几天，反正她的工作尚无头绪。张航从小念书，念了个昏天黑地，难得这么轻闲，似乎有从此念到头了的轻松感。于是，她到车站为项经送行。

张航挤到问事处窗口买了一张站台票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她问：“你父亲不是要从西藏回来了吗？”项经说：“大概就在这一两天。”

“那你们家是双喜临门了？！”张航说。

项经说：“援藏归来算不了什么喜事。”他的父亲项天言今年 49 岁，年富力强，援藏前是大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。在西藏山南地区当了三年地委书记，日前接到调回内地的通知。作为项家人自然是高兴的，所以张航也列为喜事。

两个人相偕正要向检票口走，忽然一个“洋妞儿”慌慌张张地跑来，把张航撞了个趔趄，她回头匆匆地说了句什么，样子似乎在道歉。张航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少顷，这个“洋妞儿”又跑了回来。原来她把一个很大的旅行背包忘在了问事处窗口下。这是一个金发碧眼、洒脱、浪漫的现代女性，走路也像有弹性。项经望着她的背影说：“这姑娘也是个马大哈，居然把这么大个背包给忘了。”这时，大厅里的广播响起来：“旅客们请注意，从上海开往大连的 24 次快速列车现在开始检票……”张航送项经到了检票口，两个人难舍难分。项经四下看了看，向她挤挤眼，用手指在自己脑门儿上点了点。张航无声地笑了，用手在腮上点了点，羞他，可是趁人不注意，还是走过去在他的脑门儿上亲了一下。项经笑了，说：“我去见法国 MAP 总裁，如果他要把你这个硕士拒之门外，那么他也将失去我这个‘爱因斯坦’。”张航格格地笑了，说：“只怕你对人家构不成威慑力量。”然后沉静地劝项经，不要强人所难。既然同时去应征的你已经接到了录用通知书，那么我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了。而且她感到，两个人在同一家外企工作，又是同一行当，也多

有不便，尽管人家没有明确的回避制度，瓜田李下，总是想得周全些好。而且，MAP 公司不是人间惟一的乐园。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现在要重新抉择，MAP 公司未必是首选！”

项经说她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张航只是笑。他们一起走向站台，粉红色的新式车厢门口挤着一堆旅客。张航在项经的手心用力地捏了捏，然后松开，项经向车厢走去，不停地回眸摆手。这时背着大背包的“洋妞儿”也正挤着进站，她对项经、张航依恋不舍的神情颇为注意，甚至冲他们友好地笑了笑。

二

当项经最后一个步入车厢时，列车已经徐徐开动。他再次向车窗外的张航挥了挥手，直到她退到了庞大的车厢后看不见为止。

此时天快黑了，夕阳从斜斜的角度射到车厢里，亮堂堂的。车厢里的人忙着认铺位、安放行李、打开水，乱哄哄的一片。忽然，项经听见里面有人在大声吵嚷。他探头一看，其中一方竟是方才那个丢三落四的“洋妞儿”，原来她乘的也是这趟车。说不清是好奇，还是那个绝顶漂亮的“洋妞儿”对他构成了吸引力，他放下行李走了过去。原来是一个矮胖子，看上去像经商的人正在与“洋妞儿”吵，两个人的行李都堆在过道上。他叫林兆光，操一口北京腔在叫：“真他妈邪了，你丫是‘洋妞儿’怎么了？也得讲理不是？老子明明是 15 号下，你丫从哪儿弄张假票跑这蒙事儿来了？”

“洋妞儿”听不懂，干瞪眼，手里举着自己的票，用手在票号上指点着，快速地讲着外语，却没人听得懂。

“是不是票号印重了？”一个有身份的人接过两个人的票对照

着，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大笑起来。林兆光和“洋妞儿”都被笑愣了。这时，列车员走过来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洋妞儿”仍在哇啦哇啦叫。

林兆光说：“嘿，好嘛，这‘洋妞儿’想抢我的铺。若不是走得急，我早买软卧了，这儿什么呀，臭哄哄的！”

列车员刚一伸头看票，那个有身份的人说，这位“洋小姐”上错了车，都是5号车15号下，可这是上黄山的289次车，弄错了车次。车厢里的人都大笑起来。

列车员问：“谁会英语？告诉她。”

有身份的人说了几句英语，“洋妞儿”不断地耸肩摊手，那人说：“她不懂英语，我听她说的像法语。”这时项经走上前来，他沉静地操法语问道：“您是法国人吗？小姐！”“洋妞儿”听了如见救星，双手抓住项经的胳膊说：“他们欺侮我，你快帮帮我，我总算碰到好人了，上帝呀！”

林兆光撇撇嘴：“整个儿一个三陪女，你看她那个模样！”

“洋妞儿”意识到他说的不是好话，就问项经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项经说：“他说你真可爱，可惜坐错车了。”他指着她的车票说：“你的车应当向西开，这趟车是向北开的，开往大连。”

“洋妞儿”愣了一下，自嘲地拍着大腿笑起来。笑了一阵，却又流出了眼泪。林兆光说：“‘洋妞儿’表情就是丰富，眼泪也来得快，跟自来水似的。”车厢里的人都笑了。列车员说：“请这位先生告诉她，她下一站可以下车再换车。”译过后，“洋妞儿”问：“要坐几个小时？”列车员说：“第一站是南京，要坐两个半小时，21点33分到。”

“天哪！这两个半小时我不是没铺位了吗？”“洋妞儿”几乎要哭出来。

列车员说：“今天全部满员了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交 10 块钱买个茶座，到餐车里去。”

“洋妞儿”听了耸耸肩，大为不解。又不进餐，为什么去餐车？不吃饭为什么要花 10 块钱？

项经把“洋妞儿”的不满译给列车员听，全车厢的人又都笑了起来。

林兆光说：“说得也是，人家外国哪来这么多破事儿，干吗都要钱？这年头听说问路都要钱，叫什么咨询费！”

项经把“洋妞儿”的大背包举到了行李架上，对她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住的是 13 号下铺，我让给你睡。”

“洋妞儿”很感动地说：“那你睡在哪儿？”项经说他可以坐边座，反正只有两个多小时。林兆光跟周围的几个旅客挤眉弄眼地说着什么，边说边笑，项经脸上热辣辣的，他猜他们肯定是对自己的过分热情讥诮。他多少有点儿后悔，素不相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可话已出口，却又不好收回，只好硬着头皮装傻。

“洋妞儿”却不会想那么多，她内心对项经这个文雅的书生别提有多么感激了，而且感到过意不去。她摇头，走到 13 号铺，比画着说：“我们可以挤着睡，你的头冲里面，我的头冲外面……”不用翻译，人人都明白她的意思了。

林兆光说：“嘿，好嘛，这可怪便宜的，早知这样，我跟‘洋妞儿’一个铺挤也值呀！”

人们又笑。

“洋妞儿”问：“他们笑什么？”

项经说：“他们笑你。在我们这里，陌生男女是不可以挤在一张铺上睡的。”

“洋妞儿”大为不解：“这有什么？况且，我们已经不是陌生了呀！”这就是“洋妞儿”的逻辑，她的内心是没有设防

的，这令项经对她又多了几分好感。

项经帮她铺好了行李，拍了拍床说：“你休息吧。对不起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”

“洋妞儿”说：“我叫艾玛，是到中国大连来念语言学院的，刚来一个月。”

“刚来就到处旅游？”项经问。

艾玛掰了一块儿果仁巧克力给项经，二人吃着。她说，她计划三年内游历完中国所有的名胜，五年后汉语水平赶上山，就是那个加拿大人，上台说相声的。

项经笑起来，说：“大山还真缺一个女助手呢！这么说你想长住中国了？”

艾玛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想，我会找一个中国丈夫，生一大堆混血儿，蓝眼睛、黑头发……”

项经笑得几乎撑不住了。林兆光吃着花生米喝着啤酒，怔怔地望着他们，悄声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说不定‘傍上’肩了，没看外国影碟吗？还不知姓啥叫啥就上床了。”几个人又都笑了起来。

艾玛坚持要弄明白，林兆光说了什么？怎么看他们笑得有点怪呢？项经心里很烦，他不好意思把他们的恶意揣测告诉这个心纯如水的法国姑娘，也再没有兴致替同胞们掩饰遮羞了，他只能含混地说与她无关。

艾玛有提不完的问题，她根本无睡意，聊了两个多小时，车快到南京了，她仍在喋喋不休地问东问西，以至于惹烦了失眠的旅客，有人大声干咳，有人坐起来瞪她。项经制止她再说下去，说有人会睡不着觉的。她这才半躺下去，却又不闭眼睛，怔怔地盯着夜灯幽暗中的项经，项经让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三

市人大的大楼是簇新的，呈半月形，门前草坪种着加拿大地毯草，葱茏青翠，雪松巍巍，扁柏夹道，万年红铺满了院子。院子里静谧得很，步入其中有一种庄严之感。

出租车是不能入内的。从红色捷达车里下来一个穿戴绝对新潮的姑娘，漂亮只是表面的，藏在深处是天真烂漫和无拘无束的个性。从那有弹力的脚步就可以看出来，她顶多十七八岁，清纯可爱却又一脸的调皮。

她叫项经纬，在两个哥哥项经、项纬的名字中各挑了一个字，组成了复合名字。本来她叫项桃，上初中时她嫌俗气，查了字典，知道经与纬是织布的纵横线，又是地球的交叉线，认为自己分不到什么了，干脆结合到一起，就叫经纬。她瞒着父亲项天言、祖父项原，跑到了派出所，改了名字。没想到，得到了爷爷的嘉许，说她胸有大志。

项经纬一出现在机关大院，立刻招来很多审视的目光。她东张西望地向大楼走去，进了楼，在玄冠下的大镜子前又照了照自己。由于她东游西逛的散漫，引起了一个干部的“警惕”，问：“你，干什么的？有事吗？”

“废话！”项经纬斜了他一眼说，“你们这里是挂国徽的地方，又不是庙会、农贸市场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儿跑这儿来看西洋景啊！”

那干部认真地盘问她到哪个部门办事。

项经纬调侃地说：“谁官大我找谁！”

那干部更加认真对待了，说：“请出示你的证件。”

项经纬说：“你别后悔，我万一是《焦点访谈》的记者呢，你这么当人民公仆不怎么好吧？”

那干部还要说什么，这时走过来一个手里夹着一沓文件的姑娘，笑着附在他的耳畔小声说：“快放她走吧，她是项主任的孙女儿！”

那干部不由得摇头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想不到，项主任有这么个孙女儿！”这话偏巧叫项经纬听到了，她回过头说：“怎么？‘老八路’家个个都该是‘中八路’、‘小八路’吗？”说完她得意洋洋地上楼去了。那干部愕然地站在原地。

他怎么能不愕然呢？项原是本市三朝元老，当过副市长、副书记、书记，到了60岁，椅子挪到市人大又摆了几年了。项原为人方正，官声一直都好，干事雷厉风行，底下人都惧他。他眼皮底下会有这么个孙女儿存在吗？项原也许真的对孙女儿无计可施。

此时的项原正处在特殊心境中，尽管穿一身古板小领西装的女秘书刘雁在向他汇报，他却有点心不在焉。正如他常常无奈时说的，有时他这个官儿是受秘书左右、支配的。这不，小刘又在左右他了。

小刘站在写字台前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，明天上午10点开常委会，审议几项地方法规；明天下午5点接见加拿大BC省议会代表团，并宴请。后天上午华光大厦落成，参加剪彩；后天下午听取市财政收支情况汇报，后天晚7点在艺术中心剧场审查文艺汇演剧目……

在小刘机械地说着的时候，鬓发斑白的项原却正从书橱里把书搬出来，用塑料绳打捆。他打断小刘说：“我认字，放那吧。你哪是我的秘书啊？！我就差连上厕所都由你替我支配了。”小刘“扑哧”一声笑出声来。

项原问：“今天怎么没安排呀？你也有漏洞吧！”

小刘说：“我那么没用，您早把我开了。今天您得去接站，举行家宴。您的儿子从西藏回来，您该放下架子了。”